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十四

長沙周壽昌學

律厤志第一上

故刪其僞辭

僞辭壽昌案是附會符命稱莽功德之類

一曰備數

以下他本提行另書

數者

以下他本提行另書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

注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

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沈形曰角至角度一寸者謂䰟二百七十枚內外凡九層每枚一分則九枚有九分並中心一枚一分共一寸也面容一分者謂每枚四面皆一分也相因之數有十者以一分乘一寸而得也正面謂每觚外周之面也表五十四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者謂以六觚外周共數五十四置為實另以五十四加內周六共六十為法相乘得三千二百四十倍六為一十二除之得二百七十加中心一凡得二百七十一枚也

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

壽昌案即史記所謂六律為萬事根本也

蕩降人之邪意

壽昌案蕩降今　殿本及明淩氏本俱作蕩滌宜從之

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

解谷若如孟康前說取竹之脫無溝節者則下文斷兩節間而吹之何以稱焉自以孟之一說及晉灼解作谷名爲是考證陳浩云依孟康說應以取竹之解谷斷句生字連下讀然於文義不順晉灼謂解谷爲谷名甚是但如晉說則之字當作往解亦與上文不順當以取竹之解谷生讀其竅厚均者句於文始順壽昌案取竹之解谷生爲讀甚仍從谷字斷句生字微斷作讀則可若六字連讀更不成語案注應劭曰生治也此解最順易觀其生注生猶動出也公羊桓八年傳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造也荀子禮論

具生器以適墓注生器用器也皆可與治字之訓相依附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師古取其說則以其字作而字訓義亦通不必改舊讀也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李氏光地云此管另爲一器非十二律之黃鍾也與京房之準梁帝之通正相似耳長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簫笛之類可據以爲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呂此器皆可以生之而爲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由之律中央夏季律中黃鍾之宮蓋謂此耳緣今呂覽錯互三九二字讀者遂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紛拏宜歷千餘年於茲矣只細讀漢志此條自見壽昌案安溪先生樂律最精錄此可補注之所未備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壽昌案旅衆也儀禮士冠禮旅占卒注旅衆也禮樂記進

旅退旅注猶俱也卽此意

辜絜之也注

孟康訓辜爲必謂必使之絜也壽昌案白虎通云沽者故

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姑與沽辜通

此解似較孟爲勝

林君也

壽昌案此據爾雅釋詁爲訓也白虎通云林者衆也言萬

物成熟種類多也林訓衆似較訓君之義爲長

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

注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又曰孟注

下南本有臣瓚曰案陽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書目案
禮月令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蓋冬氣閉藏萬物收斂故
閡而不通至春初啟蟄物與物相及漸至開通故孟訓通
意也案棣卽隶說文云及也亦作逮逮及也卽郊祀歌所
云跂行畢逮也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案裁字易經作財

無有忽微

注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書目案孟說非是
旣云細於髮則亦有而非無也忽微皆數之名也孫子算
經云度之所起起於忽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絲周髀算經
云審定分之無令有纖微趙君卿注云纖微細分也元朱

世傑算學啟蒙有分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等名其小數類析數極詳稱名尙夥明利瑪竇同文算指畧同但云自分以下什而析之又云至細之倪惟所立名屈曾發九數通考內麻法曰三十度爲宫六十分爲度六十秒爲分六十微爲秒六十纖爲微六十忽爲纖六十芒爲忽六十塵爲芒凡此皆忽微名數之證至孫子周髀皆在漢前趙君卿爲漢時人尤確據且本志又云有空積忽微又云銖者物繇忽微始曰空積取數之法曰銖尤數之成著者

班史本明言算何得謂之若有若無也

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宫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注孟康曰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李光地曰以正聲

應者謂太簇林鍾南呂皆用全聲爲黃鍾之應不用半聲也無有忽微者謂林鍾太簇有全寸南呂姑洗有全分無有毫釐絲忽之算若它律爲宮則其和應之律必有空積忽微而非全寸全分且或用半聲變聲而非其全聲不得爲正矣忽微爲空積者自毫絲以下非目力所分虛積其算矣壽昌案蔡元定曰黃鍾爲十二律之首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圖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損益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惟杜佑通典再生黃鍾之法爲得之他人皆不及也

振美於辰

史記索隱引此句美作羙

號布於午

壽昌案號卽還楚辭重華不可還兮班固幽通賦乘高而還神兮玉篇還同迕遇也迕還本一字與午音義俱協淮南子天文訓指午午者忤也忤卽迕

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在車今論語作在輿景祐本作輿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

舊本附注皇祐冬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齊召南曰房庶此說范鎭深是之而司

馬光力攻其謬光與鎮書有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傳于何世而相承積誤由古及今更大儒甚衆曾不悟也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將安設施子駿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壽昌案蔡元定曰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廣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圍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爲徑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之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蜀公從而信之過也李光地曰房庶蓋欲先實黍而後定分不以黍爲分也

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庣焉

注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庣不滿之處壽昌案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豪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豪九秒三忽庣旁一分九豪劉歆庣旁少一釐四豪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蔡元定曰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圓其外者循四角而規圜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庣旁九釐五豪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方尺冪百寸圓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者以十而登也漢志止言旁有庣焉不言九釐五

毫祖沖之所算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律之圜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鍾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矣李光地曰案方圓相函之算內方冪百者外圓應得五十七有奇猶未滿六十庣其旁得四寸有奇然後合於百六二之數蔡氏之算約畧之辭也壽昌又考隋志云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日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據此即鄭注所云王莽銅斛亦微鄭氏爲三國魏人

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

注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錢泰吉曰孟說非也一鈞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易六十四卦之數除之得一十八合于易十八變而成卦也

用竹爲引者

除用竹爲引尙有算中之六龠律中之十二筩用竹餘皆用銅壽昌又案禮記月令鄭注云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孔疏云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管本於律厤志其法皆用銅之一語也

疇人注

如氏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壽昌案高帝紀二年注如氏

日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注疇匹也此之疇人蓋前師古所云大法九章即洪範九疇專指工算者言演繁露云古人字多假借疇人者籌人也蓋以算數而名謬也案官亦曰疇人

未能讎也

史記讎作讐徐廣注作售壽昌案讎答也言未能酬答也詩無言不讐

名察發斂

史記作名察度驗壽昌案名命也發啟也斂閉也言命後世察啟閉及下云云也語甚明晰應劭注致啟分發斂至六字原費解杭世駿易爲察寒暑啟閉分至不知史記注原引作致啟閉分至此注或傳寫有譌也又案周髀算經

云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注云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壽昌謂借訓啟閉意頗相合應云發斂至或即二至之至也然語終晦

依違呂惟

依違猶反覆也

躔離

躔日躔離月離皆所行星次也

閎逢

史記閎作焉

落下閎

史記索隱引姚氏案益都耆舊傳云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厤作

太初厤拜侍中不受也文選李善注引益都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于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徵待詔太史于地中轉渾天以定時節改顓頊厤更作太初厤曰後八百歲此厤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所引同桓譚新論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落下黃閎則閎姓黃

其法以律起厤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注孟康曰黃鍾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也李光地曰案此所言積寸者面冪九分以九十乘之則積八十一寸也蓋謂長寸爾故與積八百一十分同法若論方面之寸止得八寸十之一論正方之寸則尙不足一百九十分而後滿法也康注云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

乘長得積康乃爲徑三圍九之說者其意是以管圍之分當之如此則當云律徑三分或曰圍九分而所謂容一龠者爲剩語矣可悟康說非也

治終始

壽昌案終始書名治天文者也藝文志陰陽家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

壽昌案伯益稱化益見易井卦釋文引世本呂氏春秋求人篇本書人表作柏益史記秦作伯翳翳益一聲之轉也益爲天子代禹或即孟子禹薦益于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等語戰國時附會成之也晉束晳傳云竹書紀年云益干啓位啓殺之晳謂大異經傳即此唐劉知幾史通

疑古篇云汲古書云益爲啟所誅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又云啟之誅益仍可嘉也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覩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壽昌謂紀年僞書束晳已疑之知幾亦知其不可信也徒以仕途挫折意存激射敢於逞臆而肆詆諆亦可謂無忌憚之尤者化益代禹漢前傳說不過如此若有異說人表何以皆列之仁人之類乎即代禹一說史漢引之而皆謂其不合經術蓋已辭而闢之矣

驪山女爲天子在殷周間

壽昌案此妄語流傳疑戰國時所造唐李筌陰符爲驪山老母所傳殆亦本此唐書藝文志李筌驪山母傳陰符元義一卷通志通考俱載之

壽王候課比三年下

注師古曰下下獄也顧炎武曰下課居下也下文竟以下吏乃是下獄注非壽昌案顧說是宜從之

至孝成世劉向總六厤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厤

沈約宋書志曰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又引蔡邕曰前漢志但載十律不及六十六律

尺寸相生似晳其未能引入京房之律術而約引京房之說又謂其至于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徒詆班述三統之非則約所言亦進退無據矣

夫麻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

壽昌案此以下至光武帝建武著記止凡數千言錢先生大昕條分句析成三統術衍三卷於劉歆三統之術較若列眉眞千古顓家絶學也其中如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正孟康注之誤志文則六扐之數正六爲七易九尼曰正作易无妄曰又據劉歆本文決知大初改元太歲當在丙子而非丁丑其他定差分正脫誤尙多壽昌未能逐句繁引讀者循覽全書可也○目以天時宋本目作因

能者養㠯之福

今左傳作能者養之以福觀下文云不能者敗以取禍與
養以之福為對舉之語疑俗本誤倒當取此正之五行志
引此文同
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注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
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壽昌案孟說中是
矣竊謂合者五六相乘而成數故曰合也
歸餘於終
史記餘作邪
律厤志第一下
晨中分夕中分晨閏分夕閏分
錢泰吉曰惟金水二星有晨夕以其日行一度故有晨見

夕見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錢泰吉曰金水晨見伏在東方夕見伏在西方約其率則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故以十六爲總法以九乘歲數十六除之得晨歲數七乘歲數十六除之得夕歲數也

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

劉敞曰三百以下云云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壹見字疑後人妄加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見伏推之可知下壹復壹見壹復三處皆同錢泰吉曰木土火稱一見者以見統伏也金水稱一復者以復該晨夕也上文見中法下分注見數復數其義已明此下又有推五星見復之

術劉氏俱未檢照輒疑後人妄改甚違蓋闕之義壽昌案

此亦錢先生三統術衍所正此稍加引申耳

推月食

壽昌案三統厤無推日食法而獨有此推月食一條以置

會餘歲積月相乘起數得之加時在望日衝辰雖不及後

世厤家用數之詳求法之備其說亦自簡明又考左傳襄

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正義云漢書律

厤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

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

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旣前後望不食

交正在望則月食旣前後朔不食茲志並無此語殆孔氏

衍此條之意而爲釋之因附錄於此錢氏三統術衍亦引

之云疑有脫簡

世經

此二字他本書作題目春秋以下提行另書壽目案世經恐是古書猶世本之類其所包舉不止春秋凡易禮尚書俱在內惜書不傳顏亦未注今但以爲題目恐未然觀下少昊帝云考德注師古曰考五帝德之書也壽目又案下帝系亦是古逸書不傳者必有專書或謂卽大戴記所載亦非

共工氏伯九域

今禮記作伯九州壽昌案文選策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禮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魯語作霸九有

有軒冕之服注

鄧展謂凡冠前卑後高故曰軒冕師古則謂軒爲軒車冕爲冕服壽昌案鄧說固未可據然古人幘稱屋俎稱房矢亦有房安知冕不可稱軒乎師古訓冕爲冕服不知服冕者服之也若曰冕服則冕一物服又一物安可通釋且志云軒冕之服冕可服也軒亦可服乎

天下號曰商後曰殷注

孟康謂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壽昌案孟說非也鄭氏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書盤庚遷于殷孔傳云殷亳之別名鄭氏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盤庚殷降大虐鄭注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又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爲殷也是盤

庚以前爲商盤庚以後始稱殷不得云二號此文明言後
曰殷則前之止曰商不曰殷益可知也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
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壽昌案此上由夫厤春秋者以下皆班氏述劉歆三統厤
之詞至四分厤是後漢建武十二年後始施行劉歆安得
爲言此條明是班氏自撰也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
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
之元似與四分厤相近蓋淮南雖未嘗太初改厤時而已
以建寅立說自與四分厤不相遠也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
顏注晨古晨字也其字從曰壽昌案說文晨早昧爽也從

曰從辰辰時也農下云房星爲民田時者從晶辰聲此即
周語農祥晨正之晨今俗寫皆作晨無從曰從晶之别矣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注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朱子謂采即令字
之譌王應麟云召誥正義引周公月令云三日粤朏采字
疑當作令壽昌案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周書月
令云三日粤朏所引月令作周書并周公蓋此逸周書其
月令篇今已亡粤曰字雖通然止作曰不作粤且顏既訓
采字之義或當日原傳有此書名也

子考公就立酉

壽昌案此因世家與世本名各有異故並志之疑當日原
書如酉字及下之潰字擢字鼻字戲字必皆以小字注於

旁如地理志例後人傳鈔譌入正文耳

更始帝著紀

壽昌案志於更始稱帝豈以其係漢宗室耶下云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是竟以更始歸入西漢之統緒矣後書張衡傳云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班此志亦猶衡意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五

長沙周壽昌學

禮樂志第二

吕通爲奉常注

顔注奉常則太常也壽昌案奉常本秦官漢初因之景帝

中六年更名太常故通尙稱奉常

至武帝郎位進用英儁議立明堂制禮服吕興太平會竇太

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

壽昌案所謂英儁者趙綰王臧也武帝初郎位招賢良趙

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未就時帝祖母竇太后不好儒

術使人伺綰臧等罪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外戚傳云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史記禮書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又云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議云云所稱今上即武帝也

五更注

注引蔡邕謂更當爲叟壽昌案說在獨斷內且謂俗書嫂作㛐證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據疑非邕言

藏於理官

壽昌案廷尉本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復改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百官表云掌刑辟注所云法官也史記禮書云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

云云大行主禮儀景帝改曰大鴻臚是禮所掌在禮官非理官也而此志下云法家又復不傳是實爲理官非禮官之譌也下又云文景之閒禮官肄業而已則又掌於禮官蓋因漢初儀與律令同錄故始臧理官後以法官不能傳禮故卒爲禮官專掌也

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顏注勺讀曰酌酌取也壽昌案此正用毛詩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注曰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仲舒去毛公未遠已用其序言如此後書以詩序出自衞宏者殆不足信

器用張陳

案張陳張施陳說也

誦六詩

注引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壽昌案此全引毛詩大序文

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邑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壽昌案此班志誤也師古欲附會以成其說而皆不可通注云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劉攽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壽昌因思國以世異世以國徵若謂齊楚蔡秦殷紂時可預稱此名則殷時適沫土者徑云適衞不云適商可乎何以盤庚以前必稱商盤庚以後始可稱殷也且在殷時齊楚蔡秦四國

自有本名何妨稱引而必追繫周封耶其不可通一也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夫子明與太師摯接語矣若謂前之太師非摯後之師摯非同時則關雎一詩豈紂時卽有乎史記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引家語云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是師襄卽擊磬襄無疑豈擊襄與孔子同時其六人別爲紂時人乎其不可通二也史記殷本紀紂之太師少師抱祭樂器以適周周本紀殷紂時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紂時之疵與彊與魯時之摯與陽名旣顯異且皆抱器適周擇主共事何由分適四國且逃之河海與漢乎其不可通三也師古又云馬鄭在班揚後向歆居王杜前以宜以前說爲宗獨不思論語史記更在班揚向歆前乎羣

言淆亂折於聖正之以論語足矣又案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爲證足知史公亦取據論語初無太師摯八人爲殷紂時人之說

呂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壽昌案郊祀志云其春旣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是爲元鼎六年考相如之死當元狩五年死後七年延年始得見上定郊祀之樂卽安得而舉之李延年傳云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明是相如前造詩延年承帝意而爲新聲也此云多舉者言舉相如等數十人之詩賦非舉其人也人字不斷句從多舉至詩賦爲一句爲猶

作也言昔相如等所造作之詩賦也

采詩夜誦注

師古云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壽昌案顏注迂闊可笑詩之言辭爲上所欲秘則不得使人誦爲下所欲秘則不得令官采且既誦矣雖夜能終秘乎蓋夜時淸靜循誦易嫺兼能久記且士業農功晝日靡暇若但令誦詩各荒執業朝廷亦無此政體夜者晝之餘室家聚處歌誦相聞不獨易誦且易知得失易爲勸戒也案本志後云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是朝廷置官夜誦選詩之合於雅樂者夜靜誦之令人主導德遏淫也國語魯語有云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又云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又云夕而習復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卽安知古人習業夜亦不輟也又案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又云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於路以采詩是采詩夜誦卽采其夜誦之詩也此亦可備一說何焯云夜誦與秘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曰昏祠至明蓋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于天神地祇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章也壽昌案此或卽後所云夜誦員之事而以釋此夜誦之事稍覺牽强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劉敞曰案此言房中歌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爲十七章也此言房中歌十七章今分別之壽昌案劉所分別章句

足正舊簡舛互宜從之

簫勺羣慝

李光地云簫勺卽銷爍也注解謬壽昌案李說固當顏注亦未爲謬也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皆顏所本之意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

注師古曰帝天也下皆類此壽昌案此當指高帝言不屬天惟上云承天之則方是天也卽所云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天儀亦當屬先帝說顏注爲天神似亦誤

郊祀歌十九章

壽昌案練時日至惟泰元凡七章顏樸懿茂炳焉與雅頌同風至八章以下爲匡衡等所更定者語多凡劣殊難嗣

譽如時世不與人同吾知所樂泰尊柘漿析朝酲凡此等句可施之於郊祀乎

俠嘉夜

注如氏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同言懷挾芳草也壽昌案師古說是也叔孫通傳殿下廊中俠陛師古注俠與挾同韓詩外傳使不俠四方俠今作挾法言淵騫篇俠介注俠同挾即此俠字如氏注於俠上添一佳字不可解此樂歌中并未出佳字也

帝臨中壇

注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壽昌案顏以帝爲天皆誤訓也第一章練時日屢稱靈者天也此下稱帝者皆頌高帝郊祀時高帝配享也歌中如海內安寧與文偃武隅

辟越遠四路咸服旣畏玆威惟慕純德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等句豈是頌天之語乎至第七章云惟泰元尊媼神蕃釐說天地下郎云經緯天地云云又屬之帝矣故末以招搖靈旗九夷賓將語終之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齊召南曰桼監本以涓選休成爲下章天地并況之首句又以肅若舊典爲下章日出入安窮之首句此大誤也今改正又案衡所更定詩祇記其首句餘不傳壽昌案影景祐本慶元本淩稚隆本毛本皆誤不但監本也文獻通考載元豐六年判太常寺陳薦議引郊祀歌涓選休成天地並況禋天地合祭之說則北宋本已誤而宋郭茂倩樂府

解題已正之而以涓選休成題於惟泰元章肅若舊典題於天地並況章則宋本各出有歧互也秦蕙田曰郊祀志衡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宜勿脩故改去詩中鸞路龍鱗句爲涓選休成又改去黼繡周張句爲肅若舊典舊本誤置下章之首館閣本雖正其失而以爲衡詩祗記其首句則亦考之未詳也壽昌又檢各本雖誤以涓選休成肅若舊典誤冠兩章而標題仍作天地作日出入知當日本不誤傳刊失之也

依韋饗昭

依韋卽依違也韋違古通

宫童效異

壽昌案宮卽宮中承齊房而言童童然也言宮中本童然

無草木而忽致此瑞異也

抑不詳

案詳卽祥也詳祥古通

鬗長馳

鬗卽鬣之鬣也盛貌故字从萬

六紛員

紛員卽紛云也

殊翁雜

翁鳥頸下毛翁翁然也故老者謂之翁

常從象人注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

壽昌案象人卽孟子所云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但彼以木

偁此以人象耳如楚優孟著令尹衣冠爲孫叔敖之類若
如孟說則象物非象人矣周禮春官言鸞車象人則專指
葬禮改芻靈爲象人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六

長沙周壽昌學

刑法志第三

刑法志

壽昌案此志前半全敘歷代及西漢以來兵制引書天討有罪謂因天討而作五刑遂以大刑用甲兵等語將兵與刑合爲一然世異制殊周秦以降此兩大政各有專司不得省大司馬一官歸入大司寇也禮與樂合稱禮樂志則此宜亦合稱兵刑不得獨稱刑法志也史記律書前半亦敘兵事殆以武帝用兵無律託諷且其時漢興甫百年兵制未備故書止畧敘而不能詳自後南北軍至郡國之兵各屯邊兵卒因事隨時間有廢置而一代兵制大備班氏

未能綜括而析言之僅分見於紀傳中使人不易究尋殊
可惜也

聖人既躬明悊之性

壽昌案集韻哲古作悊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又引
書知人則哲亦作悊韋孟在鄒詩赫赫天子明悊且仁

中試則復其戸

中試猶今俗言中式也

任蕭曹之文

壽昌案蕭曹無所為文也蕭曾有收秦圖籍一事曹並無
之其文殆郎文無害之文也然案張周趙任申屠傳贊有
云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是𥁞以術學推蕭曹或以其功大而不以文著遂不傳耶

觀蕭不治垣屋曹不擾獄市數言洵有術學之言也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壽昌案漢踵秦兵制何止材官一事下稱武帝外有樓船攷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是高帝時卽有樓船至武復修之以平百粵耳

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注

晉灼曰百官表中壘至虎賁凡八校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錢文子云案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爲七校也書壽昌謂此說較晉爲勝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

壽昌案漢避高祖諱凡邦字爲國此三句出周禮秋官本作新國平國亂國並不作邦此志引之皆云邦蓋因避邦作國之故鈔胥無識轉寫顚倒故皆誤作邦字也下文善人爲國百年特異論語原文避邦字可證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吕誥四方

何焯曰志中雖敘甫刑而無一言及于金贖蓋以衰世敝法不可以訓故從削略而於蕭望之傳中駁難張敞之議致其意焉壽昌案何氏特本蔡九峰駁論吕刑之說其實金作贖刑自虞舜時已然周官職金掌受士之法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皆古帝王遺制不盡爲衰世敝法也即漢孝

惠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孝文納鼂錯言募民入粟塞下贖罪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張釋之傳注如氏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是金贖之法漢行之已久惟宣帝以蕭望之之議元帝時以貢禹上疏而止則以其時入金過多死罪可贖並不能如甫刑所論之適中也此亦西漢刑制一大端班志絕不敘入俱不可解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吕徼於書而徼幸吕成之弗可爲矣

壽昌案古所謂辟令之律條則例也下云姦猾巧法轉相比況又云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卽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之謂也

則民無所錯手足

錯論語作措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

抽脅鑊亨之刑

壽昌案後漢章帝初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

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秦法至後漢

始能除也

造參夷之誅

注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壽昌案向無此獄而創始爲之故

謂之造秦之先固無有罪三族者至鞅始造此誅也王尊

爲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爲妻妬笞我尊驗問辭

伏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乃使騎吏五人射殺之所云造獄據晉灼云歐陽尚書有

此

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注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呂百

二十斤爲程壽昌案是時官文書大則竹簡小則木札故

以百二十斤爲程若後世用紙則以卷册計不必程其輕

重矣

告訐之俗易

顏注面相斥罪也訓本說文壽昌案論語包咸曰訐謂攻

發人之陰私正義申之謂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

爲直也必兼引此訓始明

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顏注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壽昌案高帝功臣表戚侯李信臣坐縱丞相侵道爲隸臣是也

當笞者笞臀

注如氏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李光地曰然則不笞背非始唐宋矣壽昌案漢法先或笞背後但鞭背耳書鞭作官刑鞭也扑作教刑杖笞也自是以來鞭杖笞兼用梁天監時尙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之差載在令典鞭以皮爲之有生革熟靼之分至隋始除鞭刑唐初準開皇律或猶用鞭也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鞭背自是鞭刑永除知當日是鞭背非笞背也

毋使吏人

壽昌謂吏人則力紓行笞者重也北齊刑律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皆承漢法也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

閻若璩云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爲三族如氏注三族乃云父族母族妻族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謬不仁甚矣壽昌案自高后除三族罪後至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迄於漢末然亦止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亦未及母妻兩族也惟本書王溫舒傳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注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然本傳云溫舒以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他罪而族是其兩弟與兩婚家皆以他罪致族不因温舒也但禍發同時故徐爲之悲歎豈眞漢有五族之刑哉

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

李氏光地曰葅醢殷紂之刑楚詞后辛之葅醢兮殷宗用之不長壽昌案書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葅醢自不待言至如禮記所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史記云醢九侯脯鄂侯則明云葅醢矣漢法夷三族罪始用此刑

故謂之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壽昌案此五刑非刑制所言之五刑凡夷三族者必具此五種刑法蓋秦之酷法李斯傳所稱具五刑是也洪邁曰漢族誅之法每輕用之袁盎陷鼂錯但云斬錯耳而景帝以劾奏遂將錯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郭

解諸人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壽昌謂後如新垣平王溫舒皆族亦漢法之習用不爲異也志特提出韓彭兩人嗚呼韓彭之大功而具五刑受此誅漢眞寡恩哉班氏殆深有痛於此也

孝文二年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云云盡除收律相坐法錢泰吉云公卿表孝文元年十月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八月免平獨爲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勃復爲丞相是平勃同爲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正平勃並相之時志云二年誤

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

壽昌案此引周官掌囚之文也鄭司農注云拲者兩手共

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壽昌謂在足爲桎當云梏者兩手各一木桎者兩足各一木也卽世所謂身覊三木也

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

何焯曰誣告雖八十猶坐今反坐之律雖設而不行獄訟何自而平哉壽昌案子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卽誣告之類也漢初誹謗妖言之律雖除而未淨文帝除收孥相坐之令而武帝復立見知故縱之法故周勃丞相也人有告其欲反遂下廷尉捕劾治之後雖得白未聞治誣告者之罪昇至武帝時巫蠱獄生江充造惡誣及皇后太子而殃流宗社若後之祕庭詔獄寃濫尤多終漢之世未聞各大獄有執反坐之律而治之者蓋立法雖嚴而不行已

久矣且如彭越傳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其太僕告之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後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遂族越是上使人爲誣告矣尙何能治人北堂書鈔引楚漢春秋云蘄告蕭何者此或是治誣告一事

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壽昌案志歷敘西漢刑法遞有增減世輕世重近古便民然如董仲舒春秋決事比引經斷獄當時遵遵志未引及又如廷尉詔獄孝武時置中都官獄若盧詔獄則繫治將相大臣考工室禁繫百官一名共工獄成帝時披廷祕獄用法尤酷外此如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及暴室請室居室內官徒官導官之名後復有黃門北

寺都內諸獄張湯傳注引蘇林云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此皆係一代刑法之制志中絕不敘述後世何徵此不得不咎其疏舛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七

長沙周壽昌學

食貨志第四上

食貨志

壽昌案食貨志分上下卷上卷專言食下卷專言貨也

煣木爲耒

宋祁曰煣木當爲揉煣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揉張照云案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从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於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壽昌案宋引易云煣當作揉又引玉篇煣字音訓且案易作揉固知揉與煣通並未據今經駁古史也案說文煣屈申木

也廣韻人又切蒸木使曲也集韻如又切並音𥠧火揉木

也大抵與揉互通詳見各書尙非古字之不傳於今者

地著爲本

壽昌案地著劉宋時謂之土著孝武帝大明初公卿博議

有云土著之人習翫日久通考田賦二云自東晉寓居江

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南齊時

亦稱土斷皆地著二字變文也

農民戶人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目口受田如比

何焯曰周禮載師注中引此作農民戶一人已受田若脫

一字則文義不可曉壽昌案此一字宜照補

還廬樹桑注

師古曰還繞也壽昌案還音環左襄十年還鄭而南釋文

還本作環注還繞也史記楚世家還射圉之東本書司馬相如傳旋還乎後宮注俱訓繞也

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毛詩止作趾顏注云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顏注引毛傳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韓詩義同止即趾儀禮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釋名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本書刑法志斬左右止不作趾

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注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壽昌案詩譜云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志亦同此義春秋公羊宣十四年傳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此師古注意所本也笃考傷不但訓怨爾雅悠傷憂思也詩卷耳惟以不永傷傳又澤陂

傷如之何箋傷思也此云各言其傷蓋各述其憂勞之思所謂歌也有思也田家作苦歌詠寫懷雖不得所亦未必皆怨刺也況輶軒美刺并錄似亦不容過泥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注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注皆非也八歲小童甫入小學而能讀五方之異書祕書外國書乎且亦何必然也此皆禮記內則之言也禮九年教之數日鄭注朔望與六甲也猶言學數干支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郎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郎書計也書文字計籌算也六書九數皆古人小學之所有事也

呂采詩顏注采取怨刺之詩也

壽昌案春秋公羊宣十四年傳何休注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所苦是或漢時猶存此制顏注悉本古義也

是時李悝

案史記作魏用李克藝文志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則作李悝爲是

凡米石五千

沈彤云前石五十者周景王大錢也重半兩此石五千者

莢錢也覩李悝時米價已十六七倍壽昌案志明云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此是接秦之敝恐倘用秦錢未鑄莢錢也又案通典注云莢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鑄五分錢卽莢錢也高后紀六年行五分錢注應劭曰所謂莢錢

醇駟

史記作鈞駟

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史記天子作天下壽昌案自天子已至封君云云則此作天子爲合言各取所入以自供不領於天子有經制之費也宋祁謂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誤也天下何人可言自乎又何以云至封君乎史記索隱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亦

不作天下

轉漕關東粟

史記關東作山東

既聞耳矣

注如氏曰聞於天子之耳壽昌案既曰聞自是聞於耳何煩贅辭此耳字當是語助猶云既聞之矣

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注

顏師古曰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壽昌案擬比也若單詞無訓僭義擬下加天子可云擬爲僭矣本文但云能疑何由知爲擬天子乎竊意疑當讀如本音禮檀弓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疑與畔對舉禮王制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又云假於鬼

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疑與亂對舉是疑即眛也亂也如王制言若今刑律左道惑衆妖言惑衆矣惑亦疑也文帝紀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詿誤亦疑也禮所云執左道假鬼神等語皆舉所能也故謂之能疑也周禮有云造言亂民即能疑之類也

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壽昌案禮記曲禮左右攘辟疏辟即避違也國語周語無乃實有所辟注避違也言不違於湯禹也作不違亦可宋祁謂不讓湯禹避作讓字訓亦近是

有仟伯之得注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

壽昌案仟伯兩字此文屢見似仍依前注南北曰仟東西

曰伯爲田間之道訓爲是蓋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即下所云商人兼并農人也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壽昌案自孝惠入粟賣爵至文景而極至孝武則責官矣

又白增海租三倍

壽昌案海租當是税漁戸下云往年加海租魚不出是也即今之漁課也漢有海丞官主海税屬少府是故有海租此特增三倍耳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税之皆由海租推廣也

而蔡癸曰好農

壽昌案癸邯鄲人以言便宜至宏農太守藝文志農家有蔡癸一篇

常平倉可罷

壽昌案常平倉創始於漢宣帝五鳳中旋以在位諸儒言而罷後漢明帝永平五年復作常平倉時劉般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後仍復作之至晉武帝主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之說亦立常平倉歷代皆遵其制迨唐於常平外復立義倉又創和糴之法旋因和糴擾人罷之而常平仍不廢宋初設立折中惠民等倉並有和買便糴諸法遞有舉廢獨常平如故司馬光建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爲三代良法自王安石青苗法行以常平倉散給小民限時取息而良法盡壞矣由元明迨我　朝主國計者通計古今未有如常平法之善者遂至今猶沿此名至與

民爭利則惟桑宏羊均輸之法當時議者以咎常平則思之未審也

能風與旱

壽昌案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注能音耐即此能字也禮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音能盡兩字互相訓也案淮南子墬形訓食水者善游能寒即此能字

吕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

壽昌案崔實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故世傳牛犂之法自過始志又云故平都令光教過㠯人輓犂是人犂之法又自光始史既無傳並其姓亦亡之

教民煑木爲酪注

壽昌案服虔曰煮木實木不皆有實也或曰餌朮何能處處有朮乎如氏云杏酪之屬幾與食肉糜療饑同尤謬說也王莽傳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多一草字是蓋猶近世饑歲民屑榆樹以爲粥取穀樹汁以爲羹之類

置養澹官

養澹卽養贍也此官新莽時偶置卽廢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

壽昌案通考錢幣考云自太皡以來則有錢矣太皡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又云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

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案馬端臨雖引述亦未詳
所自並不能析其制與名即班氏所云其詳靡記也

輕重以銖

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
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
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
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
即篆泉文也後世以泉字爲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
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謂流於泉布
於布寶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樵此語明駁班志

壽昌謂志以音義爲訓理諧物協似無所所爲沿鑿也

計本量委則足矣

注李奇曰委積也壽昌案委末也言計本而量末也禮記學記或原也或委也注本曰原末曰委

不得豪奪吾民矣

豪奪豪强也雄也恃其雄强以奪之猶强斷之稱武斷也上卷云呂武斷於鄉曲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通攷錢幣攷云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一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盡前此鑄錢有肉好無周郭也

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

自秦以來設七科讁爲軍除吏有罪亡命贅壻三者外賈人因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也高祖八年時詔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漢律人出一算唯賈人與奴婢倍算盡賤商重農漢承秦法武帝天漢四年尙發七科讁爲軍以征匈奴未弛賈人市籍之禁也至桑宏羊以洛陽賈人子起家侍中仕至御史大夫而舊制盡廢矣

各隱屏而鑄作

隱避藏也屏私處絕人蹤跡也屏音丙壽昌案郎今之姦民私鑄錢者也

刑戮將甚不詳

壽昌案詳卽書呂刑祥刑之祥書中凡祥多作詳詳祥古

通也淮南子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誘注詳善
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劉攽謂上萬字誤衍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壽昌謂劉說是
也何焯校本謂宋本亦有萬字壽昌案上條顏注引此語
亦有萬字則此字之誤衍自唐已然不但宋本也

軍功多用超等

超等起於常等之士今尚沿此名

廢居居邑

壽昌案即書之懋遷有無化居也書注王氏曰易居者不
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此云廢即無居即有也本
志又云賣買居邑亦即此義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

壽昌案武帝紀元狩四年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大農顔異之誅亦在是年見百官公卿表

錢益多而輕注臣瓚曰輕亦賤也

壽昌案輕對重言非賤之謂也鑄錢益多則工省而直薄也觀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可知

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通典算緡注云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算壽昌案爾雅釋詁緡綸也注繩也江東謂之緡蓋古曰繈漢曰緡

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史記平準書作鑄鍾官赤仄仄作側索隱注鍾官掌鑄赤

仄之錢此云官郎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甫行嚴防私鑄
直以官赤仄呼之

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

壽昌案張湯之死在元鼎二年赤仄錢之廢當元鼎四五
也顏異誅在元狩四年前於湯死二年又元狩四年初算
緡錢六年復下改幣之詔此是歲兩字不能蒙異死說通
考云元鼎二年令京師鑄官赤仄錢湯死在冬是歲者是
鑄赤仄錢之歲也又案是時言利者多以桑宏羊爲最而
心計刻深尤莫如湯赤仄害制楊可告緡流毒徧天下皆
湯一人之爲也

中家已上

中家猶文帝所云中人產也今俗亦稱上戶中戶下戶

益廣開置左右輔

史記平準書開作闢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

顏注所姓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跡此并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爲所忠信之人大謬壽昌案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云所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所其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又案後書劉茂傳有云時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案大夫華所事之後傳又云除父奉爲郎中是所輔之父所奉也足徵周至漢皆有所姓

其說爲久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

後世流民就食之法放此

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壽昌案辯卽辨本字亦卽辦也說文辯治也又辦致力也集韻辦具也史記項羽紀項梁常爲主辦本書項籍傳同三國魏志鍾會傳當何所能一辨耶一辯卽一辦本書王尊傳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正作辯此言河東守不意天子行至供張不具遂自殺也

行西踰隴卒

注引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壽昌案此五字應作兩句讀行西踰隴句注孟康曰踰度也卒一字句注倉卒也并

宜注卒音猝庶下從官云云義自明

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

壽昌案百官表治粟內史景帝時改大農令武帝時改大司農搜粟都尉爲武帝軍官不常置宏羊實領此官見宏羊傳此治字或誤也

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天漢元年宏羊由大司農貶爲搜粟都尉其爲大司農是太初元年更大農令爲大司農之始此是元封元年爲大農令者是張成且都尉是大司農屬官何能領大農又已更名大司農不得仍稱大農也

元龜爲蔡注

蔡出善龜故名大龜爲蔡猶之衞出騾故呼騾爲衞朱提

出銀故呼銀爲朱提也顏引如淳注蔡國出大龜臣瓚注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不出蔡國也顏从如說而駁瓚注壽昌案論語包咸注曰龜出蔡地因以爲名則其說舊矣

莽立五均官

均輸之說始於桑宏羊均輸之事備於唐劉晏二子雖非知道然其才自過人蓋以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置官峻刑也蘇軾謂其初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置官屬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雖不明言販賣而既已許之變易未有不與商賈爭利者馬端臨謂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販之獲利而欲分之壽昌謂此數語洞見癥結噫自均輸變

而平準平準變而五均法愈密而民愈困法愈窮而民愈困而不可支矣

故詩曰無酒酤我

毛詩酤一宿酒也鄭箋云酤買也班志以酤爲買卽鄭所本也顏注則本之鄭說晏子春秋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皆以酤爲買也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

壽昌案論語原文沽酒市脯不食經旨卽此志所云薄忠不誠疑而弗食爲其物之出於市與酤也志引以證摧酤節去市脯兩字顏注云孔子齊之時不獨有違經旨亦與此志引書之意不合且古者齋時不飲酒不茹葷葷爲草

有惡臭者豈脯之類乎將酒非由酤出齋時即可食乎論

語本作沽此作酤古今字也

後二十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壽昌案後書五行志云建武六年蜀童謡曰黄牛白腹五

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黄述欲

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遂復也述遂誅滅

孫衍齡謹校